

亦舒

著

B
u
y
i
u

不易居

中國婦女出版社

不易居

亦舒

著

中國婦女出版社

本书简体字版经天地图书出版有限公司授权出版

非经书面同意，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、转载

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、销售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：图字：01-2010-6066 号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不易居 / 亦舒著. —北京：中国妇女出版社，2011.12

ISBN 978 - 7 - 5127 - 0121 - 2

I. ①不… II. ①亦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0）第 222879 号

不易居

作 者：亦 舒 著

选题策划：钱 丽

责任编辑：钱 丽 纪 辉

装帧设计：奇文云海

出 版：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 址：北京东城区史家胡同甲 24 号 邮政编码：100010

电 话：(010) 65133160（发行部） 65133161（邮购）

网 址：www.womenbooks.com.cn

经 销：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北京联兴华印刷厂

开 本：135 × 210 1/32

印 张：6

字 数：94 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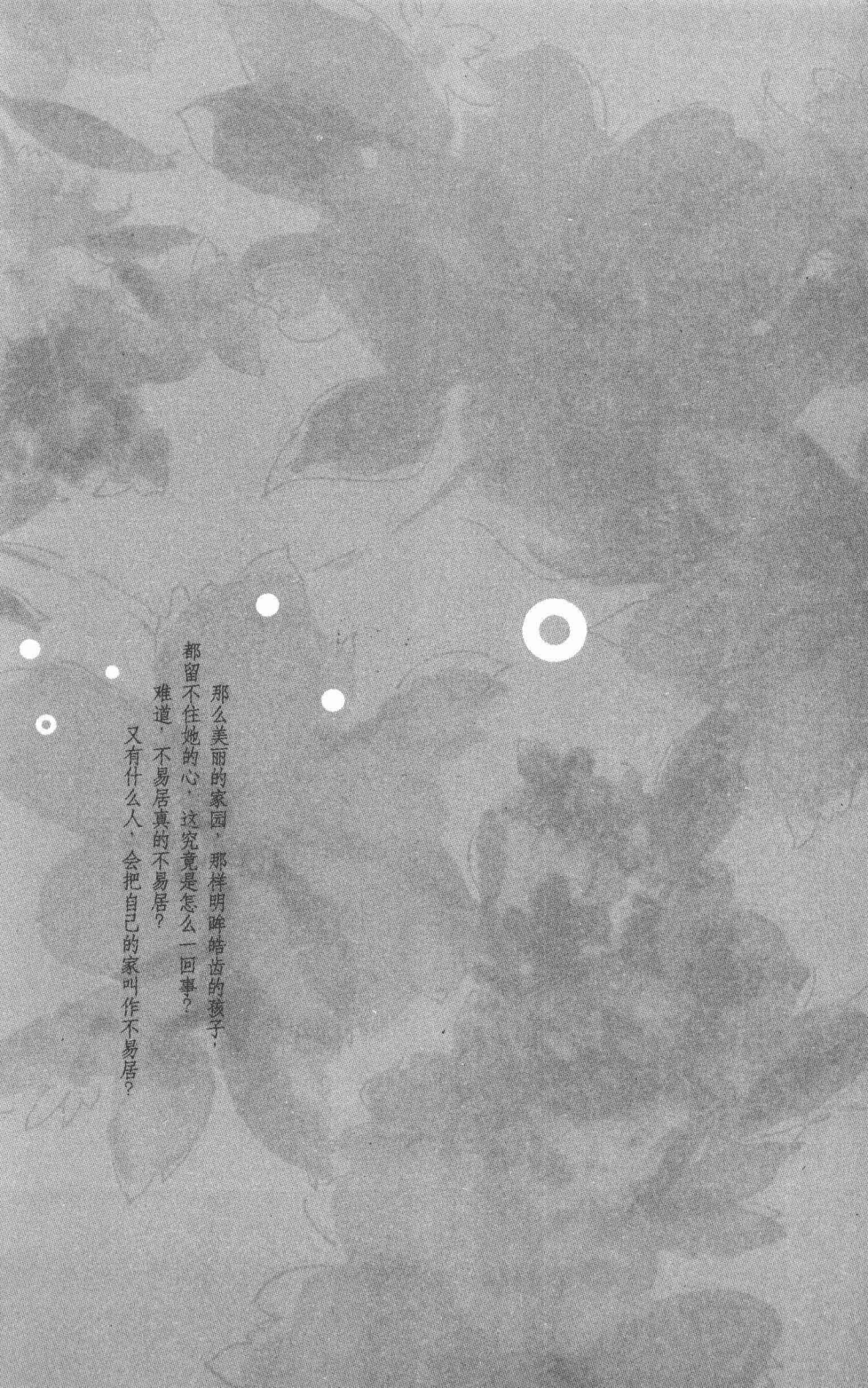
版 次：2011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1 年 12 月第 1 次

书 号：ISBN 978 - 7 - 5127 - 0121 - 2

定 价：22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（如有印装错误，请与发行部联系）



那么美丽的家园，那样明眸皓齿的孩子，
都留不住她的心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

难道，不易居真的不易居？

又有什么人，会把自己的家叫作不易居？

已经出版

《禁足》 《爱情慢慢杀死你》 《地尽头》 《画皮》

即将出版

《吻所有女孩》 《一个复杂故事》 《艳阳天》 《曾经深爱过》



石子站在厨房门口不住张望，只是焦急，但是又不敢出声催促。

大师傅阿陈看见那张忙热得通红的俏脸，起了怜惜之意，佯装不经意，对手下瘦张喝道：“四号台子的二号套餐好了没有？”

瘦张只得快马加鞭，把两份热炒赶出来。

石子如蒙大赦似把菜托着出去。

福临门是一间中下价唐人餐馆，石子在该处做了已经大半年，临时工，加币五块半一小时，最低工资，每天晚上在楼面跑来跑去做女侍，打烊时难免手脚酸软，可是她需要生活费用。

福临门的生意好得不得了，价钱廉宜，碟头大，大师傅手艺还不错，故客似云来，忙得石子团团转。

双手托满脏盘碗回厨房之际，忽然臀部着了一记，石子一怔，回过头去，发觉非礼她的人是名十五六岁少年，正看着她挑衅地笑。

该刹那石子就要下决定：吵起来还是忍声吞气，她也是人，她



也有自尊心，她也有原则。

可是老板娘已在叫她：“石子，到这边擦擦台子。”

石子不怒反笑。屈辱？也根本不觉得了。

她匆匆随着做不完的脏工夫往前走，挥着汗，头发永远有股洗不净的油膩味，一双黑鞋早已穿得爆缝，白衫黑裙上全是菜渍。

这是天下最腌臢的地方之一。

那天收了工，关了门，石子坐下来松口气。

数一数客人给的小费，总共二十多元，她握着钞票，无奈地笑。

老板娘递香烟给她：“吸一支？”

石子摇摇头，拎起手袋外套，“明天见。”

在公路车上已几次三番累得想睡着。

到了家，取出锁匙，开门进地库，看到室友孔碧玉正在搽蔻丹。

她与碧玉共租一个地库，每人分摊三百五十元房租。

碧玉并无抬头看她，只是伸出手凝望鲜红色指甲：“回来啦。”

石子倒在床上。

“累得贼死噯？”碧玉咕咕笑。

石子不去理她。

“不如到我这边来做。”

石子忍不住抢白她：“从没见过你那样开心的脱衣舞娘！”

孔碧玉仍在笑：“我的职业叫做 EXOTIC - DANCER，你别乱讲。”

“半裸着扭动身体给一班猥琐男人观看，多难受。”

“每星期工作三天，每天跳一小时，收入是你的三倍，小姐，难

不难受，看你自己的了。”

“你堕落。”

“我就知道世上只得你一人清高。”

石子悲哀地说：“碧玉，我俩不要自相残杀。”

碧玉一手熄了灯：“睡吧。”

“我还没淋浴。”

“我已习惯你身上那股脏抹布似气味。”

石子长长叹口气。

“对，令尊有信来，就在茶几上。”

石子不出声。

“我明白你的心情，长年累月报喜不报忧，弄得神经衰弱。”

没有回音。

“石子？”

一看，石子已经睡熟。

一双旧鞋八字形脱在床头。

石子一只手搁在床外，碧玉可以看到她手背上烫的疤痕。

这几年来她一直当女侍应生，看得到已付出惊人代价，石子整个人粗糙了。孔碧玉呆一会儿，看着窗外的满月，这异乡之月的莹光照不到她们身上。

石子与碧玉在上海申请到北美自费留学，托福试考七百分以上，许多大学都愿意录取。

两人自小是邻居，有商有量，决定到加拿大温哥华落脚。



“我听人说安大略省像威苗顿市物价比较廉宜。”

碧玉立刻说：“那边都是苦学生。”

石子一时还未领悟。

碧玉用手肘碰她一下：“怎么挑对象？”

石子恍然大悟。

到了卑诗省后没多久，加国政府愿意接受中国学生申请永久居民权，趁这个千载难逢机会，两人立刻进行申请手续，万幸都迅速批准下来。

可是生活是天长地久之事，人活在世界上，需要不停支付生活费用，资本主义都会都是长安，不易居。

极窘的时候连洗头水卫生棉都买不起，不得不想办法打工赚钱。

碧玉头一个耐不住放弃学业，跑到快餐店当女侍。

半年后又转到游客区做售货员，被店主指责态度欠佳，开除。

碧玉诉苦：“在上海，我爹我妈统是外科医生，收入虽然不高，身份倒也受人尊重，我自小聪明伶俐，从来无人责骂，真没想到会有今天。”

与石子抱头痛哭。

前后数年，整个人都变了。

石子仍然读书，商业管理系第三年，越是挨越是想毕业。

碧玉则一日比一日偏激：“毕业也等于失业，这个埠难以找到理想工作。”

“拿到身份证回香港去。”

“多少香港人还想尽百宝要走出来呢。”

碧玉向钱看，成日到高级住宅区去兜圈子，又爱到市中心逛时装店。

石子说：“衣服用来蔽体，都一样啦。”

“大不同，”碧玉斩钉截铁，“穿粗糙的衣服，人就没相貌，人靠衣妆，佛靠金装。”

第二天，睡醒了，碧玉向石子宣布一个消息。

“石子，我要搬了。”

石子正在淋浴，听到此话，刷一声拉开浴帘，“你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搬出这土库，搬到本那比簇新两房公寓去。”

石子愣住：“几时？”

“今天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碧玉做无奈状：“应该早些告诉你，可是怕你接受不来，于是拖到最后。一切家具杂物统统送给你，房租付到月底，你一个人享受这个土库吧。”

石子发愣，她独自怎么负担得起房租？

碧玉递浴袍给她：“小心着凉。”

真没想到自幼的情谊到今日一刀两断。

碧玉叹口气：“石子，大难来时各自飞。”

石子坐在碧玉身边，低头不语，半晌才说：“你去吧。”

碧玉顿感意外：“你不追究？”

“各人要求与际遇不一样，希望你与我保持联络。”

“你的开销——”

石子抬起头来：“我自己会想办法。”



孔碧玉又说：“我父母那边，想你帮个忙。”

“你要我怎么说？”

“什么都不说就好。”

石子苦笑：“好，答应你。”看看表，“我要上学了。”

“你回来时我已走了。”

石子不由得与碧玉拥抱：“再见，祝福。”

在公路车上，石子只是发呆。

碧玉这一走，直接影响到她，本来二人相依为命，现在再也无人与她有商有量，凡事都得由她独立承担了。

都会人海茫茫，石子打个冷战，自此她像个孤雏，活得下来也无人理会，遇上劫难更需自生自灭。

那日才得两节课，中午之前就放学，石子回福临门饭店去看新闻。

为什么不回家看？一则没有电视机，二则收看中文节目需要另外付安装费及月费，不是石子可以负担。

大师傅阿陈光着上身只穿一件汗衫，坐在电视机旁喝啤酒。

石子斟一杯水喝。

阿陈转过头来看着石子：“当年你在什么地方？”

石子答：“我在上海忙着寄信给香港的亲戚恳求他们资助我留学。”

“每个人都想出来喽，可是处处有吃苦的穷人。”

石子忽然说：“至少我有吃苦的自由。”

大师傅笑了。

石子坐下来，“结果由父母千方百计凑了路费出来。”

“大学里应找得到研究工作，何用到唐人餐馆来吃苦。”

“到处人满为患，哪里轮得到我，还没毕业呢。”

大师傅仍然看着她：“石子，你脸色灰败。”

石子苦笑：“瞒不过你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我的朋友今天搬走。”

“呵，有了新出路？”

“是，她认识了一个台湾人，已经结伴去过日本，两个人在一起很高兴。”

大师傅点点头：“现在是搬出去与他同居？”

石子说：“想必是。”

大师傅抱怨：“你怎么一点窜头也无？”

奇是奇在石子本人也十分惆怅，“是呀，根本无人看我。”

“你真丢尽上海姑娘的脸，你的眼珠子不会骨碌碌地转吗，穿件鲜艳点的衣裳呀，还有，看到男人，不称赞他，也骂他几句，好让他注意你呀。”

石子吃惊地抬起头来：“陈师傅，你吃这一套？”

阿陈瞪大双目：“吃，吃得死脱！”

石子颓然。

“笑，起劲地笑，往男人身上靠去，伸手去捏他们手臂，这是甜头，明白吗？”

石子问：“你会这样教你女儿吗？”



大师傅吓了一跳：“当然不，但是石子，你要求生，否则这个社会会吞噬你，正像把他们吃掉一样。”他努一努嘴，荧光屏上民运领袖正表示下半年工作无着落，大学节省经费，又不大打算与他续约云云。

石子低下头。

“以后怎么办？”

“得找个便宜点的地方搬。”

“餐馆阁楼还有张破床。”

“不不不，”石子害怕，“我宁愿学习眼珠子打转，水汪汪一直落到街上滚出去。”

大师傅凝视她：“你学得会吗，有些人天生一对死鱼眼！”

“唏，老陈，”石子啼笑皆非，“谢谢你。”

“石子，我若没结婚，我一定收留你。”

石子跳起来：“你也不照照你那副尊容！”

阿陈呵呵笑：“我只不过胖一点而已。”

老板娘区笑萍推门进来：“什么事有说有笑这么高兴，阿陈，你一见石子便风骚，小心我告诉陈太太。”

“石子正在这里烦恼，她穷途潦倒，前途茫茫。”

区姑娘一听，嗤一声笑出来：“二十多岁的大姑娘会得没出路？老陈，你吃撑了。”

老陈一怔，想了想，果然如此。

区姑娘笑笑，闲闲道：“自古至今，做买卖，都是拿本身所有，去换那没有的，石子，你说对不对？”

石子看着区姑娘。

区姑娘说下去：“你有青春，你有美貌，你也有力气、智慧，看你打算卖什么，去换什么了。”

石子大气不敢透一下。

“花花世界，年轻漂亮的女孩子最有办法，一个翻身，立刻晶光灿烂，叫人不敢逼视。”

老陈闲谈不忘拍马屁：“老板娘这是夫子自道。”

区姑娘冷笑一声：“绝非我自夸，当初看不起我的人，现在全住我山脚。”

老陈似唱相声：“石子，听到没有？”

区姑娘吁出一口气：“不过，石子，你就难一点。”

“如何见得？”老陈问。

“单是这名字就没有想象力，比不上人家叫描红、专红、艳红。”

石子已无心情：“我回家去写功课。”

区姑娘站起来，用报纸包了两块炸鸡给她：“放心，还有我们呢，不会让你饿死。”

石子要到此际，才怔怔落下泪来。

她别转脸，匆匆离去。炸鸡同笔记一起放在布袋里背着。

她自唐人街走到罗布臣街，天气好，阳光普照，大街两旁都是江湖卖艺人。

小提琴演奏、默剧小丑表演、卖气球小贩……各占一个角落。

忽然见到一堆不修边幅的华人，口操沪语，正在大声说粗话骂人，



抱怨生活艰难。

石子吓了一跳，退避三舍，绕弯低头匆匆走过。

这几个人头发打结，手持香烟，身边放着几幅素描，大概是打算替游客速写。

石子不敢多看，见有公路车，立刻跳上去。

怕，怕被他们认出是同乡。

回到家，打开门，碧玉果然已经搬走，什么都没有带，桌上有张字条，以及数百元钞票，字条上写着新电话地址。

石子不知道说些什么才好。

她拆开家书，母亲照例十分挂念她：“——你也不回来走走，凑飞机票钱应该不太困难，人家都衣锦还乡了。”

石子摊开纸笔，写起家书来。先把湖光山色形容一番，然后再三保证她是何等健康快活，前途是怎么样的光明……

“去年七月一日加国国庆，我无意走进一间百货公司，只见一只二英尺乘三英尺大的蛋糕，用果酱与奶油拼出枫叶国旗图样，由店员切开，分小块小块盛在纸碟上，免费派给客人享用，是国家生日呢，故吃蛋糕，真太好了。这个国家的人真会享乐，虽然国债累累，经济不景，却志气不灭。今年我会到同样的地方去吃蛋糕，我也是加国的永久居民，再过几年经济有了基础当接你与爸过来享福。”

写完这样的信真会累得昏厥。

地库内少了碧玉吱吱喳喳的声音，十分寂寥。

石子自布袋取出那两块炸鸡来吃。摊开报纸，她看到头条新闻，

温埠的中文报纸办得十分出色，且赚大钱。

华东水灾、香港立法局辩论彭督政改方案……第二页是分类广告，石子把骨头吐在报上。

忽然她看到这段小广告。

“聘请保姆，包食宿，薪优，工作时间面议，请电九二三八八何宅。”

石子心一动。带孩子是女性天职，倘若每周工作四十小时，带一个婴儿，她自问吃得消。

马上就要放暑假了，先应付了这三个月再说，见一步走一步。

至要紧有得吃有得住。

市中心正面大厦林立，街道整洁、店铺货品齐全，转一个弯就是阴暗面，乞丐蹲在污水沟边，吸毒者倒毙冷巷，不由石子不害怕。

碧玉决定到夜总会跳舞那日，石子痛哭起来，她怕她从此堕落。

她苦苦哀求碧玉莫下此策，但当时她还天真，现在她已麻木。

今天必须要有食有宿，这是最重要的事。

那夜，她在福临门做到凌晨，双腿似卖了给店堂，动弹不得。

大师傅阿陈送她返家，她在车上昏睡。

他把她推醒：“女孩子在任何时间都得打醒精神，莫被人占了便宜去。”

石子叹息一声：“谁，谁要占一只死猪便宜。”

第二天清晨惊醒，忙着换衣服，才想起暑假已经开始，学校歇暑。

本来应该很高兴，像去年，她白天在渔场兼职，做得浑身腥臭，可是多了数千元节蓄。今夏也得同样振作才行。



她把昨日包炸鸡的报纸取出来，找到那则聘人广告，用红笔圈住，打电话过去。“找何太太。”

“这里没有何太太，你愿意同何先生讲话吗？”是菲律宾人口音，看样子何宅已有家务助理。

过一会儿何先生来了，“喂”的一声。

“何先生，早，我来应征保姆一职，我姓石。”

那何先生一怔，随即答：“石小姐你不介意回答几个问题吧？”

“何先生请问。”

“贵庚？”

石子故意说大一点：“二十多岁。”

“有无经验？”

“有，育婴、替幼儿补习、烹饪、打刷全会，我有驾驶执照。”

“有无前任雇主推荐信？”

石子立刻说：“有。”她没有说谎，前年一位史密逊牧师太太的确给过她一封推荐信。

“今天可以来见面吗？即使不成，也会付你车钱。”

“何先生，请你说个时间。”

“上午十时正吧。”他说出地址。

“好，我会准时。”

放下电话，石子松口气。猛然想起，忘记问何家有几个孩子。

她淋浴更衣，穿件光鲜衣裳出门去，碧玉走了，留下衣服鞋袜，派上用场。